

震撼心灵书系

When Dreams Are Ling Shu Ji

主编 高连营 李金凤

琥珀里的鱼



在没有大风的时候，我虚拟了一场风暴的起落。从秋天的苹果树到大地上的漫游者无端的喟叹，从天空中孤独的鸟羽到一条北方河流中的游鱼，在庞大的腐朽没有抵达灵魂之前，我让这些纯粹的生命最先选择逃避的方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琥珀里的鱼

——震撼心灵书系

主 高 连 营

编 李 金 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震撼心灵书系/高连营、李金凤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204-08332-6

I.震… II.①高…②李… III.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911 号

震撼心灵书系

高连营、李金凤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1975

发行电话:010-87713181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0

字数:3500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7-204-08332-6/I·1753

(全 20 册)总定价:59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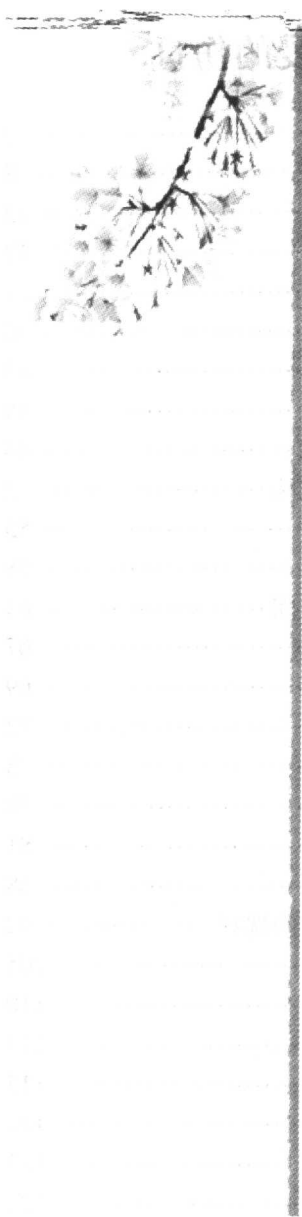
本套书是专为学生和青少年精心编写的阅读材料，做为震撼心灵系列，文章语言精辟，哲理颇多，能让读者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逐步培养读者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高作文及对事物理解能力，是一套适应于个性时代青少年较为理想的读物。





爱的伤口

爱的伤口	3
朝花	8
窗外的风景	13
芥茉的爱情	17
缠与随眠	21
无心私语	30
笔帘留香	33
听心灵的声音	38
龙舌兰的寂寞	44
非茶非酒的况味	52
忘忧草	55
青春有悔	58
那盛满爱的房间	64
九月、九月	67
似水流年	69
八月, 碎片	72
忧伤的河流	75
琥珀里的鱼	78
黎明的歌者	81
长大的烦恼	88
在漂泊与飘零间选择	92
不醉不归	105
无泪的悼念	110
心路	113
秋日私语	117
心香一瓣	121
永远没有永远	123
痛苦的过程	126



那一分感动	131
城市中的生灵	134
站在青春的尾巴上	138
幸福是山那边的天堂	141
谁能免于死于心碎	144
深夜月当花	148
无奈	150
黑暗的河流	155
读懂孤独	159
无心快语	166
浮幻七月	177
流泪的天使	180
孱弱的善良	186
未来的未来的未来	189
旧居遗梦	195
月亮的眼泪	200
天蓝岁月	204
倒塌的神话	209
尘	214



爱的伤口

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是文学所要表达的最重要主题之一，我在诗中同样也喜欢尽情渲染。然而任何生命一旦接受了这个世界并从这个世界中汲取营养，他身上就注定要留下这个世界的痕迹，并且这些痕迹中不少是并不美好的伤痕，而这是很难透过日常生活所能窥探得到的，毕竟伤疤不象花朵一样美丽，我们总是刻意掩饰然后忽略。其实这样很好，忘了自我的伤痛，我们才有精力去爱这个世界并接受这个世界的爱。然而，还有一些伤口并不是仅通过忽略就能治愈的。

我的父母对我爱的深刻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否认的，他们为我付出的一切都会永远铭刻在我心灵的深处，然而有些并不如意的东西却会在无意中窜出，并深深损害着我们生活的安宁与美好。

我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也是我小学五年的老师。他常常以我和当时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为豪，因为我和那个同学是附近学校学生中历年来考大学考得最好的。我刚考上大学时，经常有人当着我面夸赞他教子有方，而他听到那样的话总会很高兴，而我表面虽然应承着心里却不由自主充满了不屑。虽然我不是很在意外人的话，但我总觉得一切都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把我所做出的成绩归到父亲身上总让人不是很舒服，也许本质上让我不舒服的是父亲很高兴的样子，因为他的表情表明他对别人话的认可，这是让我难以容忍的。象这样的情绪对立常常产生，我本人也被这深深地困惑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能容忍母亲说错话并去做耐心的解释，而对父亲常常情绪相待。

父亲是那种比较情绪化的人，我曾经见过他不止一次向别人

乱发脾气,这是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甚至也是最令我讨厌的。

在我小的时候我就产生过离家出走的念头,那是和父亲吵过架之后。记得十几年前的一天晚上,微黄的灯光下,大伯父在屋里和父亲商量着什么,那应该是一件很严峻的事,但当时,十岁不到的我是无法意会的。那时也正是春节时分,我在屋里吵着要吃什么东西,他便大声吵了我几句,声色俱厉的,我一时愤怒便骂了他一句。他拿起什么东西就要打我,我转身就往外跑,心想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夜色蒙蒙地笼罩着冬日的小村庄,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转悠,心中想着到哪里去,想来想去只有去外婆家了,因为外公外婆舅母们都很疼我。下定决心后,我便兀自向北走去。走出了村庄,我便看到了不远处那片黑压压的林子,我知道那就是桃园。田野里夜风幽幽地飘荡,桃园里的桃树叶子早已飘落殆尽,一些细小的繁枝也被季节的风削去,只剩一些光秃秃的枝桠挺立北风中迎接来年春天的和风细雨。看到桃园,我不由自主停在了小路上。我想到了桃园深处葬着的爷爷奶奶还有大伯母,不禁有些毛骨悚然;同时,我还想到了死亡是轮流着的想法,春节期间我说了对父亲不敬的话会不会带来什么不祥的事?心里的恐惧感使我往回走去,但我并没有直接回家认错,因为当时的我是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的!回家后,我偷偷躲在了鸡窝上,后来一不小心碰掉了一块砖头母亲才发现我并把我领回屋睡觉,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父亲不开心了就喜欢迁怒于人的性格对我的造成了不少的创伤,这可能是我不开心时从不与男性尤其是长辈交流的部分原因。

我读中二之前,电视还未普及,那时我特别喜欢听收音机,听的内容基本上也都是些长篇评书,如《三国演义》、《岳飞传》、《隋唐演义》、《白眉大侠》之累历史评书或武侠评书,这无形中培养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和在古文化方面的修养,毫无疑问,我一生都会从中受益匪浅的。然而,对此父亲却从来都持反对意见,他希望我把精力都放到学习上,并且时不时总会提醒我把喜欢听收音机的“毛病”给戒了,他甚至想到了通过让学校其他老师来规劝我改邪归正,并且把我上厕所喜欢带着收音机听的事都给抖出来了,搞得全校哗然。我极其狼狈,很多人见了我就问这事。这更让处于青

春期敏感的我，觉得父亲不值得我的信任。然而，这并没有阻挠住我的热情，我依然故我。父亲最后也无言默许了，因为我学习成绩始终都是全校最好，这是我拥有独立特行权利的最好理由。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好多小孩知道我喜欢听收音机后，也纷纷以我为榜样听起了收音机，他们认为我学习成绩好就是因为我喜欢听收音机，而且当他们的家长表示反对时，他们纷纷拿我当挡箭牌。对此，我无言以对。

农历五月初，桃子长得小碗大成熟之后，就全部被摘下来吃掉了，我们也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桃园，一帮小孩子也就会去寻找新的快乐积聚地。小孩子贪吃，而杏子马上就要成熟了，于是，很自然地村东头大伯父家的一棵杏树下也就成了我们玩耍的积聚地。当然我们去那里的理由是看着杏子防小孩偷，尽管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那里唯一摘杏子吃的人。那棵足有十年的大杏树高耸云天，茎杆粗大，枝繁叶茂，叶间点缀着一颗颗稍有些黄润、玲珑诱人的小杏。树下是密密麻麻匍匐在地上的青草，周围很多高大挺拔的槐树把绿荫撒满青草地。中午放学后，我们就在树下玩闹，而小说连续广播的时间一到，我就不跟他们玩了。我把收音机放进口袋，然后双手抓紧杏树的老树皮开始往上爬，爬到三茬口就缓口气停下来歇会儿，然后把手探进向南疯长的大枝中间一鸟洞里，然而小鸟早被我二堂弟捉去养笼子里了，自然里面已鸟去巢空，把手探进去摸一摸也只是一个养成的习惯而已。然后我便继续往南枝爬，因为在南枝上也有一个三茬口，我恰好可以躺在那里一边看着白云在蓝天上绘出奇形怪状的物体，一边感受收音机里英雄沙场征战的慷慨悲壮或侠客笑傲江湖的潇洒豪迈。那天和风淡阳，白云悠悠，不远处树上几只鸟儿在愉快的鸣唱。沐着即将成熟杏子诱人的清香，听着岳飞征战沙场的故事，我躺在树茬上感到格外舒畅，不免有些如痴如醉。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喀嚓一声，仅接着两耳生风，身体如同做梦般迅速下沉，最后我感到猛的一顿，然后喀喀嚓很乱的声音，在大惊中我一翻身拿着收音机就站起来了，而收音机却落在了地上。我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因为我感到太阳光无遮无拦地全洒在了我身上，大杏树的南枝怎么突然消失

了,我眼前怎么丢着一大枝杏树枝呢,上面一些小杏还在轻轻摇晃。这时几个堂弟跑了过来,他们问我:你怎么样啊?碍事不碍?这时我才明白我把南枝压断从树上掉下来了,而断口正是那个鸟巢。我连忙告诉几个堂弟千万别告诉别人,就说是它自己断的。他们几个一向都很听我的,就都答应了,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没出去。

我不让他们说不是因为我怕父母知道了会难过,而是隐隐地怕父母知道了会责备我。我并没有什么大碍,因为在下落的过程中我始终是躺在那枝繁叶茂的树枝上的,只是受了一点惊吓,后来有两个多星期左臂有些疼痛,但我终究没有告诉父母。那是1994年,我十三岁。那天,在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回头瞧了一眼残损了的大杏树,感到很难受,不是因为我自己从树上掉下来了,而是因为我意思到我的又一个乐园丧失了,而且是我亲手把它毁掉的。之后,我再没去那棵杏树下玩过。第二年,村里所有的果树都被砍去,桃园里的桃树和村东头的杏树自然也都在劫难逃,因为国家当时在鼓舞农民把荒地变良田以增加粮食生产。

多年以后,我在梦中还看到那棵承载了我童年少年欢乐的杏树残了一枝,凄凉地矗立在那片草地上。

后来想想,如果父母知道我从树上摔下来了,关心还来不及,哪会怪我啊!然而,那时的我却怕父母会怪我,其中更深的缘由是什么呢?我想一定有原因,只是我已无心再去认真考究了吧。

在我考上重点高中之后,我就离开家住校了。父亲的情绪化忽然少了很多,尤其对我,无论说什么事都显得很有耐心。然而,我的情绪化却变得很严重,有时对他稍不满意,我就莫名其妙地发火,而发过火后又由衷地后悔,发誓以后一定控制好自己的脾气,然而一遇到事发过的誓就又抛到九霄云外了。有时连我自己都奇怪这到底是怎么了!后来,我在姑父家住时,看到表哥跟姑父说起话来有时也因为小矛盾而闹情绪,我就想是不是天下父子之间闹情绪是在所难免的呢?或者父子两人的血液中本身就含有那种对抗的因子呢?然而,后来父亲不再跟我计较却使我感到困惑。他是不是因为年龄而先于我读懂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而宽容了我呢?

我上大学之后，寒暑假回家过时，父亲再没有对我发过脾气，无论什么事都争取我的意见，甚至稍微有些依赖我，倒是我有时在做自己的事时他一影响我我就很不耐烦。然而他总是很有耐心，这个时候，我总没有勇气去看他。他的头发已有些发白了。我在学校时，他常常渴望我多往家里写信，然而我的手却渐渐在变懒，常常拿学习任务重来推脱，难得写上一封而写了一页又觉没话说了；有时打电话，往往也是没说几句就挂了。但渐渐地他不再怪我，而我自己却变得自觉往家里写信了，那是在那次望海的经历之后。

有时我认为自己时而对他没耐心，因为他以前对我发火而使我下意识地对他产生了抗逆情绪，潜在地是出于对他无意识的报复，而这种想法让我很恐惧。每一个人性格中的弱点往往都是外在社会对人异化的结果，我意识到了我源于他的伤害，而他又受到过谁无情的伤害呢？而他受到这样的伤害又是为了谁呢？

那次望海的复杂经历之后，我想也许对于我来说，父亲也是一个海，这个海孕育了我的生命，给我的生命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并使我在孤独无助时毫无条件地找到无言的依托；然而这个海同样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当他难以把持时，他便变得波涛汹涌，并对离他近的人造成一定的创伤，而这并不会改变他爱的本质。

朝花

雨珠好像是被一只大手给捻碎了，捻成粉末状，均匀地洒下来的。落在头发上，额头上，鼻尖上，仰起脸，还落在嘴唇上。一会儿半眯着的睫毛就雾了起来，要揉一揉才又看得清。风一吹，凉凉的，痒痒的，让人想发笑，想唱歌。

没有伞打，和有伞不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境罢。我没有伞，但我仍然可以拥有故意不打的心情，带一点顽皮地望了望天，骑着自行车，悠悠地逛。一个交警面容威严地似乎想指责我，但脸一软，竟然微微地笑了。

天很蓝，因此雨不会长。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彩虹了。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彩虹，还有火烧云。天边的美丽，让我目不暇给，总会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好像要把那奇幻的色泽给吃了去。我想不出来，彩虹桥的那一端，到底是什么地方，大人说是地球的另一半，我不信。这么美的桥，一定通向一个更美的花园。太阳是花园里的向日葵，月亮是花园里的夜来香。星星是小雏菊，细细碎碎，却有着明亮的花蕊。

下雨的时候我总是会犯愁。家里人会说：“下雨呢，哪儿都不许去！”于是就不能和小伙伴儿玩了。一个人的游戏又容易腻。那时我在二楼，木质的窗，可以看见一楼上铺着的青灰色的瓦，雨顺着瓦沿汇聚，流下，滴在下面小小的院子里。邻居在各自的窗子里，可以看见对方的脸和一切举止。

我就常常托着腮，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屋子里的老木头会发出一种古老的催眠的味道，我就慢慢地垂下了眼睑，沉沉地睡去。梦里雨还在均匀地叩着，落在头顶上的瓦上，好像快要落到我

额头上。陈旧的窗蒙上了一张透明的雨纱帐。像一只茧，我在里面安稳地呼吸，入睡，醒来，白天和黑夜一样地长，似乎永远不会有离开的一天。

如果表弟李超也在，那雨天就要丰富得多了。他会到另一侧的小阳台上，爬上别人家的屋顶，揭一片瓦，在石板地上搓磨。成了圆圆的一小片，就可以滚着玩。他会到小院子里蹚水，攥着裤腿，嘻嘻哈哈，乐此不疲，把水花踢得半天高。我和表妹就小心翼翼地拎着裙裾，把刚刚折好的小纸船放到水里。

有时候他会想些小花样儿捉弄我们，我们就逃到另一间小舅的屋里去，把门反锁上，在里面做一些办家家的游戏。他在门外敲打，想尽各种办法，怎么喊都不开，就很有点众叛亲离的孤独，求着说：“好了，我输啦，你们出来，要不让我进去行吗。”几个小女孩子就在屋里咕咕地笑。

有时候他还拿了菜刀，去对岸砍竹子，做饭的时候外婆会发现几把刀全部都卷刃不能用了，却多了一根粗大的晾衣杆；或者把湿稻草埋到河边的柳树下招蚯蚓，然后从树上爬到二楼的阳台。

.....

夏艳的奶奶家离外婆家很近，我们几个就沿着那条小河边的石板路走着去。那是两层的小小的阁楼，门窗楼梯，全是整根的木头做成的。家里养了很多只鸽子，扑簌簌地飞，或者站到你窗上睡着绿豆小眼不怕生地望着你。奶奶会煮两只鸽蛋给我吃，说是清凉去火的。姑姑的藏书十分丰富，天文地理，武侠言情，野史杂谈，狐仙龙女，还有我们最喜欢的小人书。我常常一抱一抱地搬许多出来看，任凭弟妹们打闹得天翻地覆，我都视而不见。看过了，也就忘了，可是许多年以后，往往会由一种联想，不知不觉地浮现，像在茫茫人海中重遇童年的玩伴，惊喜交集，面目却又不辨。

小姨父不苟言笑，但回家来的时候，会一人一包好吃的鱼片，往你手上一扔。我爱吃骨头边的肉，他就在附近的禽肉加工厂里要来许多鸡骨头鸭骨头，煮一大锅给我吃。下雨的时候他不出门，在家里做沙发。他什么都会，啾啾地抽着大头针上的麻线。空气里经常弥漫着一种胶沸腾时独特的气味。

小姨喜欢给我们讲笑话，一开头总是“从前，有一个呆大（即傻瓜）……”我们每天都听重复的，但是每次听都会笑得打跌，动作夸张得把蚊帐都扯歪了。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说呆大下雨天的时候去作客……内容有点粗俗，可是记忆里，那听笑话的时光真是再快乐不过。她平时很忙，只有雨天才在家，我就盼着下雨。一下雨，就都很欢喜。我们吃橙，吃苹果，她会细心地削去皮，切成一块一块。每次她自己的女儿夏艳总是最后一个吃。有一次她带我和夏艳去买棒冰吃，给我买了一支五毛钱的甜筒，夏艳则是一毛五分的冰棍，她说冰棍比甜筒好吃，小妹就乐孜孜地接受了。

我、王娅、李超李越、夏艳，还有她的堂兄姐夏安夏丹，有时还有邻居的孩子石莹（别的都忘了名字），这样多的人，真不知道是怎么装得下的？我们在家里，连沙发都给拆了，趴着打弹珠，下跳棋，打扑克，在地板上跳踢踏舞，或者披了枕巾被套什么的从桌子上跳下来，扮小飞侠。李超会扯下大床单，自己躺上去，叫夏艳和李越攥着两个边角拉，就像坐马车一样。两个一米不到的小家伙，就听话地拉了起来，小圆脸憋得通红。几张新床单就是这样磨破了的。我在伙伴们中间很有地位，因为我会画画，可以帮她们写作文，会用橡皮泥捏出戏台上的古装美人，还会讲故事。小女孩儿们都跟着我，唯我马首是瞻。雨不是太大的时候我们跑出去摘桑叶回来，喂养我们纸盒里的蚕宝宝。它们还很幼细，像黑线头一样。隔一段时间我回来，小姨父已经换成大竹筐来养了，雪白肥胖的蚕们慵懒地蠕动，吃得心满意足。啮咬桑叶时，沙沙沙，沙沙沙，令我疑心是下雨了。

在这避雨的小阁楼里，我们放任而自由，像花果山上的美猴王，浑不管世上已千年。

直到各自的妈妈来了，带我们回外婆家。

楼下经常传来搓麻将的声音，赌注是小小的一些角子。表哥会从我们手中骗去一些小钱去赌。吃饭的时候如果人来齐，有二十三个，挤都挤不下，我们就商量要做一种双层蛋糕一样的桌子，小孩坐小桌，大人坐大桌。这时候我会搬一张骨牌凳，让妈妈拨一点菜，自己坐在一边吃，不去人群中赶热闹，他们就都说我乖。

寒假,暑假,农忙假,我们几个表亲就都会在一块儿。四个表哥都大我们许多,不屑跟我们玩,因此我最大。我们一起捏橡皮泥,一起赌火花(火柴盒上的画片),在方格纸上下棋,抢着看一本小画书,又一起被逼着写作业。写日记的时候咬着铅笔头冥思苦想,到哪里去拼凑些句子出来就可以去玩,却不知对当时的情景作一些记载,由着许多欢笑的片段被岁月掩埋。

发愣的时候我就看着那棵屋后的树。长得那么高,三楼都不及它的树冠,外婆说,将来砍了给我做一个大大的木箱,装许许多多嫁妆。

小舅妈种的玫瑰花,每天都会长出无数颗花苞,开得红红火火。我们会冒着被刺扎的危险,把细嫩的小胳膊伸进去摘。被雨雾笼罩着的时候它们美得像新娘一样。我一直认定新娘子是最美的女人。

几米外就是菜园,有各种各样新鲜的蔬果,一间小木屋,是柴房,里边堆着木块和木屑。再远一些,有一个宽大的沟,流着水,对孩子来说几乎是不可逾越,但如果要到那边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就必须得过。每次都是弟弟横拉硬扯着我,跌跌撞撞,不是掉颗扣子,就是湿了鞋袜,搞不好还落在水里。

但终于到了田野里,眼前就一亮,撒开腿飞快地跑了起来,笑闹声响成一片。我喜欢在紫云英地里睡觉。青软的叶子铺在身后,像一张清新的床。沾着花粉的蝴蝶轻轻地飞过鼻尖。

有一次我真的睡着了。梦中有流动的青色的海,凉津津地浸着我,我在水里游呀游,有几滴冰冰的水珠溅到我脸上……醒来,才知是下雨了。薄薄的雨。我仍然躺着,看着雨珠在我眼前放大,然后脸上一凉。

长大以后,真想再回去,到花海里躺一整个下午。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竟然今生也不再能够。唯独一次,我们车开过的途中,看到一小片紫云英地。我跳下来,不顾美丽的衣裙被弄脏,就踩进了湿滑的泥地里。乡民们纷纷看着这个城市的姑娘。我摘了许多花捏在手里,兴高采烈得像一个孩子,想着回家编一只花球球。我想到那个简单的愿望,可是,这么多人看着我呢,可是,这泥地这么